

Z
H
A
N
G
W
E
I
W
E
N
J

张 炜
文 集

长中篇小说卷四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炜文集

长中篇小说卷四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陆震伟

张 炜 文 集 (4)

长中篇小说卷四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414,000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5321-1563-1/I·1248 定价：24.50 元

第四卷 目 录

长篇小说

柏慧·····	3
---------	---

中篇小说

童眸·····	335
黄沙·····	420
金米·····	508

附录

文学周答辞·····	541
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	544
纯粹的人与艺术·····	547
守望的意义·····	558
秋日二题·····	567
冬月访谈·····	574

不能丧失的	584
我的开始	587
记者与作家	590
坚持写作的意义	597
纯美的注视	602
痛苦和美丽	605
水手	608
长篇小说目录	613

长 篇 小 说

柏 慧

第 一 章

柏慧——

1

.....

已经太久了,我们竟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互通讯息。也许过去交谈得足够多了。时隔十年之后,去回头再看那些日子,产生了如此特殊的心情。

.....

午夜的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我用呓语压迫着它,只倾听自己不倦的诉说。

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那一次我甚至没

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你。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了——失望了吗？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十几年前大学校园里那个瘦削的男生长成了今天这副模样，真没有准备。人一晃就来到了中年。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

你说，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现在的处境。你不明白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正该是好好安定自己的时候，却突然去了穷乡僻壤。这真是一种无聊的消磨，大概会很痛苦的。

其实对比起我生活过的那座城市，这儿要好上不知多少倍。它起码不那么嘈杂，早晨一睁眼看到的不再是浩浩人流、拙劣的建筑物。我呆在自己的葡萄园里，葡萄园当中有座小茅屋；我们四周的篱笆上爬满了豆角蔓子。园子里有一眼旺旺的水井，水的味道像矿泉。我就守着这眼井过了这么多年，用它的水沏茶。平常干些园子里的活儿，我有几个最好的帮手。这样过下来，我并不太想城里。

我盼望梅子与我有个同样的抉择，也盼望在这儿迎接我的一些朋友。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儿可不能说是穷乡僻壤。它处于有名的登州海角，而这个海角从古到今都值得好好记叙。比如说秦始皇三次东巡都到过这里，那个为他采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徐芾(福)就是这儿的人。海角上至今仍有不少东巡遗迹，有无数传说。

我在这样一个地方住下来，一呆就是好几年。我感受着我的海角——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认为它是我的，或我是它的。我开始能够好好地、从头至尾地想想我自己、我所经历和感到的一切了。

我在这期间想得最多的就是你，以及与你连在一起的那所地质学院。它是我的母校，我的另一个出发地、我的一个港。你们今生都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掉。

在这个午夜，我仿佛听到了你的询问：从头开始吗？我感激你遥远的注视，从心里感激。

从头开始——开始吗？

我一时无从回答，只是充满了感激。我好像已经开始了。

初来这儿时，我对梅子说：我正在从头开始。梅子对此并不支持，但认为可以试一下。她默默承受了。她知道人已经到了中年，再不试一下就来不及了。我因此而感谢着她。

你现在是独自一人了。那位小提琴手使你失望了。但他确是个天才，我这么想。

保重自己吧，柏慧。

不要忘记春天，那个丁香花一齐开放的春天……

2

这个夜晚大海的潮声可真大。我们的葡萄园离海岸只有两公里远。睡得太晚了，半夜又被潮声弄醒，就索性起来做点别的。

一连几天涂抹，转眼写满了又一个本子。我记下的都是自己隐秘的声音，我把只有自己才能够识别和捕捉的声息尽收其中。你过去曾嘲笑我一心想成个“行吟诗人”——那时我大言不惭地领受了这个称号，骄傲着它所赋予的一切意义；而今我有点胆怯了。我懂得那顶桂冠可不能随便往头上戴。

我只配称作歌手——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自言自语的“歌手”，一个倾诉不停、用歌声迎送时光的人，一个足踏大地的流浪者，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还有很多朋友，常常埋怨我背叛了自己的专业，背叛了地质学。我只有在埋怨中不吭一声。不是我同意了这些指摘，而是我在它所包含的那份沉重面前只能缄默。

大概他们没有想到“背叛”这个词儿有多么重的分量。你的小嘴儿一动一动也吐出了这个词儿，挺刺人的。可能你不知道，我一生都在警惕着背叛——我看到、我经受的背叛太多了。生活有时简直是由背叛织成的！我在长夜独守的时刻，在轻声吟哦的时刻，心中常常涌动着那么多的憎恨与温情，泛起着无法推开的自谴……好了，这样会越说越远的。让我谈点别的吧。

今天我在剪葡萄藤蔓时，看到一串串米粒似的小花束，一下就想到了丁香花绽开之前的形象。我坐在树荫下好久。一个满脸胡茬的人有多少机会享受这种由痛楚和怀念、温柔和决绝组合而成的幸福时光？只有你才能体会我那一刻的心情。

我怎么会忘记那所地质学院？它出现在我生命的转折点上，而且我一辈子也不会有那样奇特的遭遇了。回顾这些的时候，我对你的怀念和感谢超过了一切，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冲动和激愤。我甚至在设法原谅你的父亲，试了试，很难。他当时差点儿废了我的学籍，一家伙把我赶回那片大山。

你的父亲比所有的父亲都要严厉，虽然他后来穿上了背带裤子，越来越像个学者了。

你对他还像过去那样害怕和畏惧吗？你现在离开了他，

搬到别处住，这未必是件坏事。可是你将来还应该回到他的身边，他以后大概需要别人的照顾。过去我把他当成了那一类人：骄横了一辈子，一辈子都要骑在别人头上。现在看他也很可怜。

一个人长大了一点很重要，这样他才会冷静一些，好好地瞧瞧自己，也瞧瞧以前的敌人。

我梦中老出现一个叼着黑色大烟斗的人，他笑眯眯地又开腿站在前方。因为他挡在那儿，我就不由得要一次次悄悄地退回……这条路就通向我的地质学。我曾那么热爱自己的专业！柏慧，你知道，你的叼着大黑烟斗的父亲阻挡了我，伤害了我。我是在他的面前退却的。

毕业了——总算熬到了毕业，让人松了口气。我有幸被分在那个著名的〇三所里，巍峨森严的一座大楼让我屏住了呼吸……可是命中注定似的，在这儿我又遇到了一位跟柏老差不多的人。我怕极了。我竭尽全力躲着他、他们。可这是躲不开的。我最终还是在心里做了个痛苦的决定，干脆放弃地质学吧。

就这样我来到了一个杂志社。

结果你知道，这同样是一次很不成功的逃亡，我后来还是不得不狼狈地离开。恰好这时赶上了辞职风，我就辞掉了公职——背上背囊，沿着黄河向东，再从黄河入海口继续走下去……我翻过了那片从童年起就让我入迷的大山，一直走到了我的出生地：登州海角。

在一片葡萄园里，我把背囊卸了下来。

这之前我总是寻找着区别——区别于那座地质学院、那座城市的地方……没有区别。到处都一样。

只有在这片原野上，我的双眼突然一亮。我又看到了辽阔的海滩，大海，稀稀疏疏的人流。这儿再也没有那么多灰色的楼房，到处都绿蓬蓬的，一片生机。这就是我母亲般的原野……

落脚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把家搬过来，但我失败了。梅子舍不得，因为她出生在那座城市，她与我不同。而我就出生在这片原野上的海滨小城，出生在登州海角，我与她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

于是我一个人，赢得了静思的机会。

人哪，人的一生总是苦于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是否走入了自己的静思？让一片喧嚣从耳畔退开，一个人安静下来，度过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你的居所附近没有大海，于是你听到的不是海潮，而是如海潮般细琐无边的市声……

3

这片葡萄园啊，它是我的什么？它让我如此心甘情愿地操劳，让我绞尽脑汁。不用说，几年来我都在当它的忠实仆人，照料它，安慰它，有时像哄一个孩子。它越来越娇气，动不动就生病。我在这年夏天几次累倒，那些好帮手也给弄得精疲力竭。不过我们都没有一点怨言。

你该熟悉一下拐子四哥夫妇了，还有小姑娘鼓额。四哥是很早以前从一座兵工厂回来的，六十多岁了。他的左腿因公受伤，我从认识他的那天起，就看到他走路一拐一拐。我从

小就记住了海滩上这个一拐一拐的身影，并亲近着他。这一回他与我一起侍弄这片园子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他的老婆叫响铃，胖胖的，小他二十岁，一天到晚只知道笑，几乎不懂得忧愁。他们夫妇没有儿女，待我像亲人一样。我在这儿真的感受到家庭的幸福——我想起了早已去世的亲人，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外祖母……很难说不是他们在冥冥中把我召唤到这里。我呆在这片原野上，觉得心和身都离他们近了。

鼓额是四哥从远处的村子里雇来的民工。她刚来时只有十七岁，可看上去连十五岁也不到，瘦瘦的，只突出了那个鼓鼓的额头和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她显然没有发育好。我去过她的家，真是穷得令人难以想象。这只是平原上的普通人家。

我有时必须把全部精力都贡献给这片园子。你如果亲眼看到我的这些朋友是怎么对待它的，就会像我一样去做。他们从来都把它看成是自己的——连小鼓额也不例外。这个长了黑红色皮肤的小姑娘内向极了，有时一天不说一句话。她只在默默地做活。不过她的那双眼睛可以表达一切。太阳下她都不戴一顶草帽，整个夏天都是这样。这会儿她给烤成了一块小红薯。

这儿还有四哥带来的一只护园狗，叫斑虎。它栗色皮毛，灰蓝色的眼睛，长了长长的金色眼睫毛。谁都不会怀疑它的智慧；它只是操着特殊的语言而已。我有时长时间地注视它，看着它善良而纯洁的面容，忍不住一阵阵羞愧。

真的，从品质上而言，我们许许多多人都不如一条狗。它那么憨厚，忠诚，当然也很勇敢。它们身上只是缺少某种东西，比如自信和独立性——这很致命。这种缺失使它们处于

人类的永远奴役之下。

我们最焦急的就是葡萄的销路。现在就到了关键时刻，不然秋天就要哭鼻子了。我们特别倚仗东部小城的葡萄酒厂。

你现在愉快些了吧？多么想念你。

我常常记起你不愉快时的样子——不要不愉快，因为忧愁从来没有用处。

4

你大概常常见到那位大胡子老师吧？你知道在校时我们关系非常密切，无话不谈。在我当年最苦恼的时候，就是他好好安慰了我。我们十年里都保持着联系。他现在把信寄到了葡萄园，还许诺有机会来这儿看看。真想念他！我平时只称他为“老胡师”。

老胡师有些地方像你，对我离开那个著名的○三所深表遗憾。他在那儿有个同学，还有两个学生，并且关系不坏。他们常因业务关系到学院去，讲了很多所里的事情，多少给他造成了误解。他听得多了，并不认为讲那些话的人品行不端，反而真的一度对我有些生气。

我们那一段来往信件都是唇枪舌剑。因为我被看成了一个不够安分守己的人；不仅如此，而且还有些骄傲、有些其他的毛病……我可能在激动中忘记了自己“学生”的身分，冒犯了他。我后来向他补写了一句话——那是苏格拉底的吧？“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

好一段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我担心他生病。你能否了解一下他的近况？请转告他：我非常想他。

请不要给我什么了——我收到的已经够多了；我是说你给予我的，足够我一辈子使用的了。

5

梅子来住了一段时间。她这次大概喜欢上了葡萄园，对一切都入迷。她甚至与斑虎也结下了深深的友谊，走时彼此恋恋不舍。

她提议邀请你来这儿。我知道她想结识你。她真心地想邀请你。关于你，她总是十分关切。她听说了你的近况，特别是得知了你与小提琴手暂时分手的消息后，流下了眼泪。

你竟迟迟没有回答是否来这儿相聚。

她还没有下决心来此定居。一个人要告别一种生活是需要勇气的。但我看得出，这一次对她的触动很大。她亲眼看到了我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她当然会把今天的生活对照昨天，那时她为我的穷于应付、焦头烂额而苦恼。

她的个子比你矮得多，走在田垄里，看着朝阳勾勒出的那个小小的剪影，心里一阵痛怜。她为我分担的忧愁太多了，而我又不能更多地照顾她、保护她。她大概离不开城里的父母：我的岳父是个老同志，生活上对她照料得很好，虽然她现在不太需要这些了。

她好比一株青苗，我正设法把她移栽到另一块土地上。移栽的时候要连根掘起很大的一方泥土，不然的话它就会枯

萎。

夜间我们一起走出园子，一直往北，向着海边走去。天乌黑乌黑，可是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后来斑虎追了上来，不断用身子蹭我们的腿。这一下就更好了。没有多少风，可是海浪依然很大。噗噗的浪涛在梅子看来新奇极了，有一阵她是跑着往前的。她想亲眼看一看水头是怎样扑到沙岸上并发出这样的巨响。海浪绽开一道道白色的花练，在夜色中泛着银光。天上是又大又亮的星星，它们垂得如此之低。这在那座城市无论如何是看不到的。

后来我们依偎在沙滩上，偶尔有水沫飞到身上。她并没有忘记询问你的情况——关于你的一切她都感兴趣。

你过去很爱她，是吧？

是的。

她那么好，是吧？

是的。

我知道她不止一次从我的相册中端详过你。她说你比她好看——实际上你们是不同的。她的赞扬是真实的，由衷的。她说你们没有走到一起，而我们却走到了一起，这二者究竟哪一个才是误会呢？

我向她介绍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当然不能不一次次谈到你的父亲柏老。在那个冷肃时代刚刚结束的年头，人们遵循的逻辑与今天有多么不同。今天再没有人理解那样的故事了，尽管它刚刚过去十几年。我告诉梅子：因为那时我父亲的案子还没有个结论，我曾经一个人在大山里流浪——当时父母给我在大山里找了个义父；我害怕去见义父，很恐惧，就半路上一个人溜了，从来也没有见过他……入学时我彻底隐